江湾往事

叶坚/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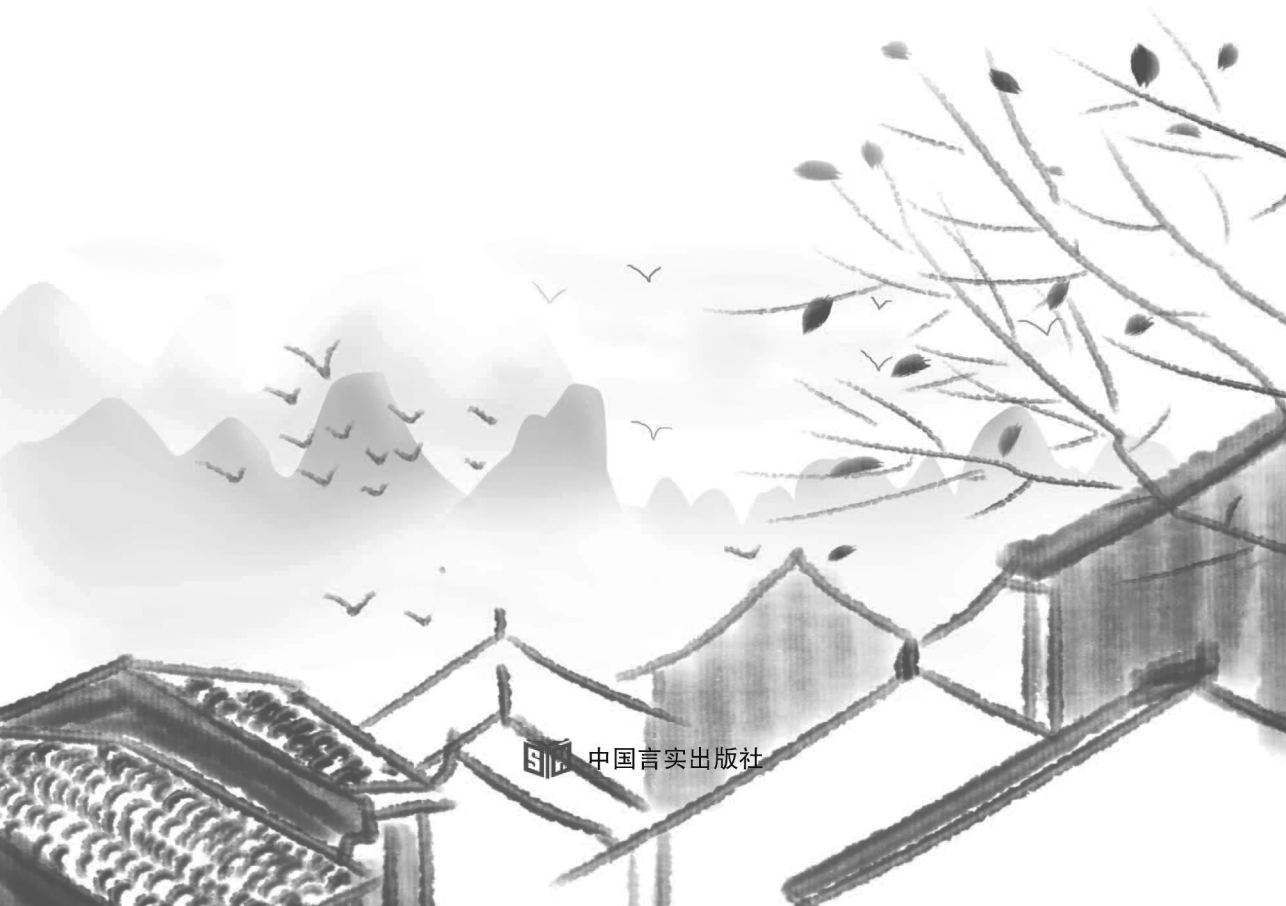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儿童绘本资源网 www.ertongbook.com

江湾往事

叶 坚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湾往事 / 叶坚著.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9
ISBN 978-7-5171-3905-8

Ⅰ. ①江… Ⅱ. ①叶…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195737号

江湾往事

总 监 制：朱艳华
责任编辑：代青霞
责任校对：王战星

出版发行：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6号院B座6层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杭州万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21年10月第1版　2021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329千字

定　　价：68.00元
书　　号：ISBN 978-7-5171-3905-8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叶。

座落在江湾市小巷深处的“镜花苑”是凌婆婆家传的后花园，占地六七亩，儿子凌康胜在《江湾晚报》工作，因为家中住房面积小，婆媳关系十分紧张，凌婆婆想在后花园为自己搭建一间偏房，以此缓和家庭矛盾。住在大杂院里的乡镇企业厂长王阿之夫妇和住户陈阿毛一直在打着后花园的算盘，也想趁机在后花园盖自己的房子。陈阿毛给凌婆婆送猪肉，王阿之却大手一挥，答应给一笔钱，还通过凌康胜单位的领导给凌婆婆母子施压，凌康胜的妻子李爱娟也无事生非，在这个时候要与凌康胜离婚并提出分割后园，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不断激化，弄得凌康胜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但他坚持正义，不甘堕落……最后，因为一位台商的到来，矛盾终于得到圆满解决，江湾市也真正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

一

立夏过后没几天，从东南方向吹来的微风，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了炙热。马路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已经出现穿着汗背心和短裤衩的男人，女人们则穿上了各式各样的裙子和花式短袖衬衫，花枝招展，成了大街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马路两旁的泡桐树刚吐露出嫩绿的枝叶，在燥热的微风中摇曳，为路人们蔽荫遮日努力做着准备。今年一定又是一个燠热难熬的夏天。

一九八七年初夏某天上午十点多，江湾市中兴路通往解放路的大街上，凌康胜骑着破旧的二十八英寸飞鸽牌自行车，“咯吱咯吱”奋力蹬着。他是《江湾晚报》社会部的记者，三十五六的年龄，国字型的脸型，两道浓浓的剑眉。虽然盛夏未到，但他已经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粗壮黑黝的手臂，显出了他的健壮高大。他猫着腰，奋力蹬着自行车踏板，背部和额角上沁出了汗水。初夏午间的阳光直射在他身体上，热烘烘的。街道两边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机动车道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汽车的嘶鸣声和嘈杂的人声，响成一片。他个子又高，车技也不错，所以自行车骑得飞快，一辆接一辆地超过了慢悠悠地骑车的人群。在一个十字路口，他猛地捏住手把，伸出一条长腿迅速踮住地面，一个急刹车，这才没有闯红灯。

凌康胜心急如焚，他接到了女同事唐颖打来的电话，江湾市南坡乡发生了一起紧急事件，《江湾晚报》的领导要他们两人一起去采访，抓一条扎扎实实的社会新闻。唐颖是个非常泼辣的记者，她在电话里再三强调，“事件还在进行中，要快，要快……”她接着又说，“总编说，这个稿子今天一定要发的……”但他刚才采访的新闻也很重要，也很紧迫啊！江湾市民政局从贫穷山区接收来一批孤儿，今天上午在市福利院举行接收孤儿仪式，这是江湾市的一件大喜事、大善事。市委宣传部领导特别要求在当天的晚报上头版头条发出。凌康胜也是《江湾晚报》的资深记者了，如果不是南坡乡的稿子插一杠子，这篇福利院接收孤儿的稿件，在今天《江湾晚报》上见报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现在有点悬了，按照《江湾晚报》规矩，当天采访的稿子要在当天发出，一般到下午三点钟前就截稿了，下午四点左右印刷厂开印，五点半前就要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这条新闻，江湾电视台是一定要播的，电视台的《江湾新闻》晚上六点半播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江湾晚报》当天的新闻必须赶在电视台播出前发出。新闻界同行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这篇稿子是要上头版头条的，通常情况下，《江湾晚报》的头版头条要闻都被新华社的通稿或者省里的重要消息占据，一年当中难得有几次机会上头版头条，这种机会凌康胜是一定要抓住的。而且有消息说，今年全国新闻系统将首次评定新闻技术职务，评职称是要讲政治条件、资历和业绩的，资历和业绩是有硬杠子的。按照他的条件，评个中级职称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能评上中级职称，在待遇上他就可以更上一层楼，特别是困扰多年的家庭住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在政治和资历上都是有优势的，在业绩上也有过硬的条件，如果再把这两篇重量级的稿件抓到手，那些和他有差不多条件评中级的人就更无话可说了。

凌康胜双手紧握着自行车的车把，一条颀长的腿支着地面，双眼紧紧盯着前方十字路口的红灯。红灯一直亮着。穿过十字路口，向正南方向再骑一百米左右，就是江湾大厦。江湾大夏是座二十多层的高楼，矗立在中兴路的最繁华地段。它的左右，高高低低的许多大楼，都没有江湾大厦那样雄伟壮观，很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江湾晚报》就在这座大厦内，占据了四至八层的整整五个楼层。初夏快近正午的阳光，直射在江湾大厦铝合金窗棂和茶色玻璃上，反射出令人眩目的光芒。大厦华丽的大理石墙壁上，靠近屋檐顶端写着“江湾大厦”四个硕大无比的镏金颜体大字，四个字下面，是一溜字体小得多的公司或商店的名字。

凌康胜首先想到是交通工具问题。如果他和唐颖骑自行车，到南坡乡来去就得一个多小时，恐怕今天要发“接收孤儿”的稿子是有问题了；如果能搭电视台的汽车去，先发南坡乡抓拍的几张图片，文字写得简单一点，发个预发消息，追踪报道可以写得详细一点，这也是一个办法。报社里倒是有一辆轿车，但那是总编专用的，一般记者采访新闻，交通工具都要自行解决。让采访对象派交通工具，如果采写正面新闻还好说，这种负面的新闻就不好说了。时间问题主要在交通问题上，如果交通问题解决了，“接收孤儿”的稿子今天发出去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交通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去南坡乡只好缓缓……其次是内容，南坡乡发生了什么事？唐颖在电话里没有说，只是让他赶快回报社，看来一定是发生了重大的新闻，否则唐颖不会这么着急。终于亮起了绿灯，凌康胜一个冲刺，自行车就像箭一样地冲了出去。

唐颖，三十岁不到的年纪，已是《江湾晚报》颇具成就的资深记者。她身材窈窕，长发披肩，白皙的鹅蛋型面容，淡淡的柳眉，笔挺的鼻梁，樱桃小嘴，显得秀气而美貌。她很时髦地穿了一件乳白色的比肩拖地长裙，长裙的袖子很短，两条长长的莲藕

似的手臂，十分诱人。这时候，她右肩挂着一只黑色的摄影包，站在大楼前高高的大理石台阶上，伸长脖子望着凌康胜那个正西方向，正午的阳光照射在她的靓丽的身段上，显得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她发现凌康胜过了红绿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她奋力骑来，立刻举起她那颀长的手臂，高声喊道："阿康，快一点……"

凌康胜听到喊声，用力一蹬又一个急刹车，自行车"的咕"一声，停在唐颖面前。

唐颖从台阶上跳了下来，三脚两步地跑到他跟前。因为走得急，肩膀上的摄影包差一点溜落下来，她连忙双手将摄影包抱在怀里。

凌康胜盯着唐颖秀丽的脸庞，急切地问道："南坡乡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着急？"他喘了一口气继续说，"福利院接收孤儿的稿件，今天要发出去的啊！"

唐颖不容置疑地说："我知道，你快把自行车停好！"

这时，从大厦旁边的停车场上驶过一辆乌黑的桑塔纳轿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凌康胜认识这是报社的唯一一辆轿车。驾驶员蒋明诚从驾驶室里伸出他理着平顶头的脑袋，对他们说："美女帅哥，快上车吧！"

在《江湾晚报》，凌康胜和唐颖确实称得上美女帅哥，一个高大英俊，风度翩翩，一个花容月貌，秀色可餐。蒋明诚四十多岁年纪，为报社领导开车已经近十个年头。他为人和蔼可亲，诚实可靠，也爱开个玩笑。对他的话，唐颖和凌康胜付以淡淡微笑。

唐颖快步走到桑塔纳轿车跟前，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地说："快上车！"

凌康胜随随便便地将自行车停放在大厦台阶旁，又从车把上取下那只破旧的提包，快步走到轿车跟前，看着唐颖问道："什么新闻，这么急？"

唐颖说："南坡毛纺织厂发生职工哄抢集体财产的事件。汪总编要我们立即赶到现场抓一条社会新闻……今天总编开恩，我向他要车他爽快地答应了！"

说着她准备钻进轿车，凌康胜却一把拽住她的手臂问道："南坡毛纺织厂厂长是不是王阿之？"

唐颖美目兮兮地看着他说："哄抢还在进行中，去得及时兴许还能抓拍几张难得一见的照片……"见凌康胜还在犹豫，又说，"管他厂长是谁，快走吧！"

凌康胜迅速转动机灵的大脑，他想唐颖还真能干，交通工具解决了，而且又是哄抢集体企业的事件，这条新闻值得一写。唐颖不知道，如果厂长是王阿之，这条新闻就更应该好好地写一写了，因为这个王阿之是和他同住在"镜花苑"的邻居，平时趾高气扬，对人爱理不理的，每天轿车来轿车去，好像比市领导还要威风。过去对他也是爱理不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他热络起来，还说："总编汪伟是他的老朋友，有

事尽管吩咐!”在《江湾晚报》,他完全是靠真本事,不巴结领导的,他是一个有骨气的记者。南坡毛纺织厂是市里的先进典型,职工哄抢集体财产,当领导的一定在某一方面出了问题,所以,他一定要好好地挖一挖新闻的源头。凌康胜一半是被唐颖说服了,另一半却是被自己说服了。他正准备低头钻进轿车里,一个拖长了声音的男中音突然从大厦窗口里飘了下来:“阿康……阿康……”凌康胜抬头循声向大厦的窗口望去,第四层楼的一扇窗户敞开着,凌康胜看到一个青年男子的橄榄型脸盘,正伸出在窗口外,向他叫喊着。这个男青年也是凌康胜的同事,和唐颖差不多年纪,叫陆钦铭。

凌康胜大声应允着:“小陆,什么事?”

陆钦铭大声回答说:“阿康,你的电话,家里的……”

唐颖皱起眉头反感地说:“这个人真讨厌,每次都是关键时刻敲潮烟,阿康别理他!”

陆钦铭见凌康胜有点犹豫,不依不饶地追了一句:“阿康,我不骗你!”

凌康胜心里一酸,这个电话必须去接,家里一定又有什么烦心事了。他低下头对坐在车厢里的唐颖说:“小唐,我去去就来!”还未等唐颖回答,已经转身跑进大厦。凌康胜飞快地登上电梯,不一会,就到了四楼他的办公室。陆钦铭手里拿着话筒站在电话机旁,两只小眼珠定定地看着他走近,举起话筒说:“阿康,你媳妇和你妈又吵架了……”

凌康胜接过话筒,对着话筒喊了声:“妈……”

“打电话的是个男人,不是你妈……”陆钦铭说。

电话里却传来一个老年妇女的声音:“阿康,妈没有事……”

凌康胜又叫了一声:“妈……”

电话里,凌婆婆说道:“阿康,今天是你康伯母二十周年忌日,中午你记得早点回来啊!”

凌康胜说:“妈,我知道了!”

陆钦铭个子不高,和凌康胜站在一起足足相差半个脑袋,他仰起脸看着凌康胜说:“明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怎么会是你妈呢?”

凌婆婆说:“阿康,妈没有事,你好好工作,别记挂妈。纪叔叔也是多事,妈不让他打这个电话,他非要打……妈就顺便和你说一声,中午你早点回来啊!”

凌康胜还想说什么:“妈……”

凌婆婆在电话里却说:“好啦好啦,你好好工作,妈把电话挂了!”电话搁下了,话

筒里响起了长长的“嘟——”的声音。

陆钦铭说:“那个男的明明说,你妈坐在家门口伤心痛哭,周围邻居怎么劝也不行,他就给你打了这个电话……”

凌康胜没有放下手里的话筒,眉头紧锁,一脸痛苦的表情。早上来上班时,妻子李爱娟就没有好脸色给他看,他估计妻子又在无端骂他母亲了,母亲坐在“镜花苑”大门口伤心痛哭,邻居纪耿直看不过去,就给他打了电话。母亲和妻子的矛盾由来已久,矛盾的根由主要是为了住房问题。凌康胜一家四口住在“镜花苑”一间狭长的披屋里,凌康胜和李爱娟没有孩子时还好说,夫妻俩加上母亲,一家三口还勉强挤得下,自从有了女儿小萌,小萌一天天长大,已经不适合与父母亲挤在一起了。李爱娟提出来,让母亲住到她妹妹家里去,阿姨家在乡下房子非常宽敞,母亲的床腾出来给小萌睡,但母亲不愿意去。母亲说,这个披屋虽小毕竟是她的,她住到乡下阿姨家像什么样子?其实,妻子要母亲住到乡下阿姨家,只是无事生非的一个借口。

凌康胜家里的矛盾,报社里尽人皆知。陆钦铭见他眉头紧锁,说:“阿康,你家里有事回家去吧,南坡乡我和唐颖去……”

在办公室的一侧,靠墙放着与唐颖和陆钦铭同样大小的两张办公桌,一张是社会部主任席宏北的,另一张则是凌康胜的。电话机就放在席宏北办公桌上,凌康胜站在席宏北身旁打电话。席宏北正低头翻看一篇稿子,他将目光从稿子的字里行间移到陆钦铭瘦小的脸上,笑笑说:“小陆你省省力气吧!你去,唐颖保证打回关!”

席宏北五十多岁年纪,头发已经斑白,秃顶。因为秃顶和白发,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戴着一顶鸭舌帽。他圆圆的脸型,因为岁月的浇铸,也因为长年累月的脑力劳动,那些横的竖的、粗的细的皱纹早早爬上他的额头。在《江湾晚报》,他的资历要比总编辑还深得多。他毕业于“文革”前的大学新闻专业,是货真价实的科班出身,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边缘地区,改革开放后才举家迁回老家江湾市。虽然到《江湾晚报》时间并不长,但他懂得世故人情,地方小报编辑记者一身兼,出去采写稿子回来编排版面,社会部四五个人,每个人的公事私事、家庭琐事都装在他的脑子里。年轻人城府浅,大事小事不是挂在嘴上就是挂在脸上。陆钦铭暗恋唐颖,但唐颖心里却没有他,对此他心明似镜,所以才说了这么一句话。

凌康胜放下话筒转身就走。既然妈说没有事,那就先去了南坡乡再说。唐颖等急了又会救命似的喊叫起来,他刚刚走出办公室,楼下的唐颖就“阿康……阿康……”地叫了起来。

二

凌康胜的家住在城郊接合部一个叫“镜花苑”的院子里。

“镜花苑”新中国成立前是中国银行江湾分行行长康华良的别墅，规模很大，占地足有十来亩，房屋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其余则是花园。整座院子分前后两进三出，第一进是两个侧厢，中间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天井，第一进和第二进之间两边也是侧厢，中间也是四十多平方米的天井。第一进和第二进房子都是两楼两低的楼房，第二进房子后面就是个六七亩土地的花园。第一进前面的侧厢是佣人们居住的，中间的侧厢是厨房和厨师居住的。新中国成立后，康华良被定性为资本家，而且是不法资本家，要被依法查办，但康华良逃跑了，只留下妻子丁素琴和两岁的儿子康丁贤。江湾市实行私房改造时，康华良这座房子被市房管会充公，分配给一些城市居民，一些值钱的财物也都由街道分配给了当地的居民，只给康氏母子留下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和“镜花苑”第一进靠大门左边那个侧厢，也就是二十多个平方米。凌康胜的父母亲都曾是康家的佣人，父亲是康华良的司机兼园丁，母亲沈云姑则是康家的侍女。房管会分配给沈云姑母子第二进楼房一楼一底的房子，她不要，坚持要康氏母子对面那个侧厢，但提出那个花园归她和康氏母子共有。凌康胜的母亲沈云姑倒不是看中那个偌大花园中的奇花异石，和别具一格的景色，而是为纪念已故的丈夫凌庚荣，使他曾经在这里洒下的汗水不至于荒芜破败。她的这个要求被房管会接受了，并在土地证和房产证上写得明明白白。现在，花园中的奇花异石已被勤劳朴实的凌婆婆改造成一畦一畦的菜地，绿油油的瓜果蔬菜，正在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虽然“镜花苑”的房产只有一小部分留给原来房子的主人，但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正面高高的围墙中间是两扇漆黑的大门，那狮子头形状的门环把手，已经被人磨得油光铮亮，大门上方是“镜花苑”三个颜体大字。整座别墅坐北朝南，大门口是一条不算宽阔的马路，因地处城郊，鲜有汽车进出，也算是闹中取静吧。“镜花苑”的两旁，则是七高八低参差不齐的平房或简单的楼房，改革开放后，临街的房子开起了水果店、杂货店、小吃店……“镜花苑”附近比过去热闹多了。

给凌康胜打电话的纪耿直，也是“镜花苑”的住户。他理个小平头，头发已经花

白，个子不是很高，但很健壮，去年刚刚退休，原是市电机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修个普通的家用电器、桌椅板凳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助人为乐，有谁需要他帮助，他有求必应。今天上午，他见凌婆婆坐在康丁贤家门口号啕大哭，就给凌康胜打了电话。此时，凌婆婆正和他一前一后从一家杂货店走出来。凌婆婆眼泪汪汪，撩起衣襟擦了擦眼角。

纪耿直说："你哭得这样伤心又为什么事，是不是爱娟又和你吵了？"

凌婆婆紧追几步说："纪叔叔，今天是康少奶奶二十周年忌日……"

凌婆婆说的康少奶奶，就是康华良的妻子、康丁贤的母亲丁素琴，一九六七年因想不开自尽了。

纪耿直说："丁贤的母亲已经死了二十年，你还念念不忘，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凌婆婆说："我给少奶奶忌日的酒菜已经准备好，中午你也一起来吃饭吧！"

纪耿直说："那倒不必了。"

说话间两个人就到了"镜花苑"大门口。在凌婆婆家门口聚集了许多人，见凌婆婆和纪耿直走进来，流露出同情和愤愤不平的表情，将凌婆婆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起来。凌康胜母亲在这座院子里住的时间最长，为人和蔼可亲，所以大家都尊称她为凌婆婆。这些人都是"镜花苑"的住户，其中有陈阿毛、人称阿之嫂的王阿之老婆金月琴，还有一位脸上得了白斑病的中年妇女天生他娘。

陈阿毛问纪耿直说："阿康说回不回家？"

纪耿直摇摇头说："没有。"

陈阿毛立即愤愤不平起来："他娘整整哭了一个上午，怎么能不回家看看呢？"

阿之嫂用眼角瞟了一下陈阿毛："阿康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没有一点孝心呢？"

天生娘说："你们别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了。阿康没有来，一定是有要紧的事！"

陈阿毛家和王阿之家分别住在"镜花苑"第二进的同一座楼内，王阿之家住在楼上，陈阿毛家住在楼下，两家常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大打出手。王阿之就是南坡毛纺织厂的厂长，按理王阿之是农村户口，是没有资格租用城里公房的，但几年前，王阿之想方设法从房管会弄到了这间房子。两家都觊觎着"镜花苑"的后园，梦想在后园里建造一幢属于他们的房子，暗中较着劲。阿之嫂说话貌似附和陈阿毛，实际上也是针锋相对，不怀好意的。

凌婆婆没有理睬他们，走进自家的屋里。房子的面积不是很大，二十几个平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米，东西走向，分成里外两间。里间是凌康胜夫妻的卧室，外间紧靠东面墙壁用竹榻搭成一张床铺，一张千补百纳的蚊帐挂在上面，这就是凌婆婆的卧床。西面的墙壁有扇窗户，窗户下面是锅盆瓢勺，是凌家一家四口的简单的厨房。当时城里千家万户烧火做饭，普遍使用的是煤球炉子。因为住房狭窄，住户都会合理利用户外的公共场所，点燃煤球炉子做饭烧菜，“镜花苑”的住户也是如此。晨曦初露，住户们就会从家里拎出煤球炉子，在院子里生火，把院子弄得烟雾腾腾。凌康胜和康丁贤住在平屋，跨出门就是院子，在院子里生火做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天是康丁贤母亲二十周年忌日，凌婆婆早早地在康家生好了炉子，做好了一桌酒菜。自己家没有生火做饭，所以显得有点冷清。当时房管会分给凌婆婆要宽敞得多的房子，但她只从情感上考虑问题，没有想到凌康胜要娶妻生子，所以才落到现在这种捉襟见肘的地步。凌婆婆端起屋子中间一只大脚盆，走到门口，脚盆里是乱七八糟的衣裤，不仅有李爱娟的袜子、短裤和她女儿的裙子，还有凌康胜的衬衫。凌婆婆把脚盆放到地上，从旁边拎起早已放在那里的一桶水倒进脚盆里，又拖过一把小椅子放到屁股底下，坐下来开始搓洗衣服。这些脏衣服都是李爱娟上班前放在这里的，因为凌婆婆为给康丁贤的母亲做忌日，整整忙了一个上午，还没有来得及洗。

刚才站在凌康胜家门口议论的人群，一点没有离去的迹象，还继续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

陈阿毛是一家食品店卖肉的小老板，三十多岁，圆圆的脑袋，圆圆的鼻子，圆圆的下巴，全身除了圆的没有一点棱角。五短身材，一米六不到的个子。整个身体胖墩墩、肉乎乎、油光光的，算是“镜花苑”里最有油水的人。改革开放以后，他承包了食品店，挣得瓢盈罐满，早已成了万元户。他不仅在“镜花苑”首屈一指，就是在整个街道，也算得上是富裕户，说话一副财大气粗、腰缠万贯的模样。俗话说“好汉无好妻，懒汉娶花枝”，别看陈阿毛其貌不扬，妻子印萍萍却长得十分漂亮，年纪还比他小了七八岁。陈阿毛常常吹嘘自己的老婆如何年轻漂亮，楚楚动人，却不知“红颜祸水”的道理，多少有趣的故事，将发生在印萍萍的身上，当然这是后话。阿之嫂金月琴也是三十多一点年纪，和王阿之育有一子，孩子的户口在乡下，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这一带城乡有一个习俗，嫁了人的女人往往会冠以她丈夫的姓名，年长的称她为阿之老婆，年轻的称她为阿之嫂，幼小的孩子则称她为阿之妈妈。在“镜花苑”里，人们统称她为阿之嫂，反而将她姓名给遗忘了。阿之嫂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在城里生活多年，一些习气已经被城里人同化了。她个子高挑，身材苗条，黑黝的肤色已经褪去，变

得白皙而富有弹性，是一个美人胚子。她文化程度不高，性格泼辣外向，做事情要与人争个高低。在这个院子里，其他人一般不会与她发生争执，但遇到了陈阿毛，就会与她争个面红耳赤，你死我活。

时近正午，热烘烘的阳光逐渐移向院子正中，刚才由凌婆婆的哭泣而引发的话题还在继续着。

天生娘说："凌婆婆，以后衣服就让爱娟自己洗吧，你也该享享清福了！"

凌婆婆叹了一口气说："我反正没有事，闲着也是闲着。"说着仔细地将脚盆里混放在一起的衣服，一件件放到旁边的脸盆或篮子里。然后先男后女，先上衣后裤子，依次洗起来。

纪耿直叹了口气，摇摇头说："这个爱娟真是不像话，你不洗衣服也就罢了，连把衣服分开也不会，懒得快生蛀虫了！"

天生娘说："爱娟要让凌婆婆到乡下去住，要是真的去了，家里垃圾要堆出大门外了！"

纪耿直说："父母天地心，儿女无良心！"说着转身走了，他住在"镜花苑"最后一进。

阿之嫂却话锋一转说："凌婆婆，还是分开过的好，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独立生活，老年人夹杂在一起磕磕碰碰的事就多。我们家阿之说，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有一条什么沟……"

陈阿毛抢着说："叫代沟，一代与一代之间的沟！"

阿之嫂继续侃侃地说："对！叫'袋'沟。年轻人有一只'袋'，老年人有一只'袋'，这就有了矛盾。凌婆婆，你家对面丁贤家的事情就要少得多……"

天生娘接过阿之嫂的话茬："不是一只袋子和另一只袋子的关系，代沟是指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的隔阂……"天生娘毕竟是城里人，初中毕业，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她纠正了阿之嫂的说法，然后又愤愤不平地说道，"爱娟也太过分了，回家像个少奶奶似的，还常常为一点小事情大吵大闹……"

天生娘这么一说，触动了凌婆婆许多心酸往事。她不停地搓着衣服，又哭泣起来："要不是为了阿康和他的孩子，我早就和少奶奶一起去了啊……"

阿之嫂说："丁贤没有娘，丁贤家却是很和睦啊……"

陈阿毛轻蔑地看了眼阿之嫂，阴阳怪气地说："丁贤娘是服毒自杀的，难道你也要凌婆婆服毒自杀？"

凌婆婆叹了口气说："是啊，多来多去就是多我一个人！"

对阿之嫂的这句话天生娘也很反感。她说:“阿之嫂,话是不能这么说的。贤德妻子夫祸少。丁贤嫂多少贤惠,再加上凌婆婆像对待亲儿女一样对待他们,丁贤嫂就很知足了!”

阿之嫂自知她的话引起了凌婆婆的不快,连忙解释说:“凌婆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凌婆婆要是一个人过,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了!”其实,阿之嫂心里想着另一件事情,不能当着陈阿毛的面直说,但她又不会转弯抹角,所以说成了这个样子。

天生娘说:“现在房子这么紧张,小青年结婚要房都很困难,你让婆婆住到哪里去?”

陈阿毛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说:“这个我有办法?”

阿之嫂急于想知道他的办法,问道:“什么办法?你还想让凌婆婆住到乡下去?”

陈阿毛摇摇头说:“哪能呢……”

天生娘也急于想知道陈阿毛的办法,如果真的如他所言,能给凌婆婆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岂不是好事一桩,所以她也很关心地问道:“到底什么办法?快说!”

陈阿毛却卖起了关子说:“这……”

三

轿车很快驰出市区,进入了崎岖不平的乡间土路。

江湾市是个内陆城市,地处丘陵地带。南坡乡在江湾市南面,轿车一直往南行驶,土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水稻田中的稻禾尚未抽穗,在微风中摇曳着,绿油油的。

唐颖抱着摄影包,连衫裙把她丰腴的胸脯匝得紧紧的,她向凌康胜身旁靠了靠说:“刚才电话是你妈打来的?”

凌康胜双眼平视着前方,说:“是邻居打的!”

“邻居打的电话,是为你家里的事?”

“有一点。”妻子李爱娟和母亲闹矛盾是家常便饭。一般的情况下邻居是不会打电话的,今天问题一定是很严重了,但他又想不出是什么问题。

“你就别装了,还有一点呢?”唐颖哈哈地笑起来,“你这个人的心事全都写在脸上

了！脸色忧郁，心事重重……”

“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了，清官难理家务事。”凌康胜反唇相讥。

“这我知道，但我要是不结婚不是就没有家务事了吗？”唐颖说，“你那个老婆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你妈这样的好婆婆还不满足，老是鸡蛋里挑骨头……”

唐颖对凌康胜家中的事了如指掌，但话又说回来，俗话说：“三糟媳妇婆养成。”李爱娟挑肥拣瘦的毛病，还不是母亲养成的？刚结婚那会儿，李爱娟还帮助母亲做饭烧菜，洗洗衣服。但母亲却事事都抢着自己做，连李爱娟的短裤、袜子也给她洗了。久而久之，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母亲也是好猫管三家，好狗管三村，自家的事忙得还不够，还常常去忙康丁贤家的事，这又引来李爱娟的不快。母亲曾经为康家做过佣人，这不假，但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凌康胜也提醒过几次，母亲却说康家对她恩重如山，要知恩图报，康少奶奶不在了，康丁贤家的事她不能不管。母亲带大了康丁贤的儿子小斌，也带大了他的女儿小萌，母亲确实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唐颖见他不作声了，将樱桃小嘴凑到他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得到一个确切消息，可能对你缓解家庭矛盾有一点作用……”

凌康胜听说对他缓解家庭矛盾有作用就来了精神，问道：“什么消息？”

“评定技术职称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

凌康胜大失所望：“这个消息还用得着你来说吗？还弄得神秘兮兮的。”

唐颖露出不屑的神气说：“我们《江湾晚报》在城东的那幢家属宿舍快竣工了，据说伸手要房的人太多，僧多粥少，狼多肉少。这次分房就要与评定职称结合起来，优先考虑评上中级职称的员工，办公室已经在搞方案，按资历、按业绩、按职务……论资排队。你妻子与你母亲的矛盾还不是因为房子问题，你要是评上个中级，矛盾不是缓解了吗？”

评职称和盖家属宿舍这两件事，他是知道的，但办公室正在做方案他还是第一次听到。他突然想起刚才他在大厦里，遇到新闻部的邵敏敏，她两眼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邵敏敏对他说，这次分房子和评职称挂钩，她也想分一套房子。她在新闻部当记者，总编却让她去报社图书室当管理员，问他总编这样做合理不合理，他随口说了句不合理。看来唐颖说的话是真的，报社领导和办公室已经有动作了。凌康胜弄不明白了，邵敏敏在新闻部当了三四年记者，怎么让她去了图书室？是不是与分房子和评职称有关？自己可不能遇到类似的情况，被临阵踢出局外啊！

轿车驶上一座简易的石板桥，连接石板桥的是一条土路，往前行驶一百来米往右

拐弯，是一条能行驶两辆卡车的乡村机耕路，一边则是长势很好的水稻田，有些农民正在田间劳作。和机耕路并行的是一条五十多米宽的河流，河水混浊墨黑，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难闻气味。江湾市是江南地区纺织大市，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印染厂、纺织厂遍地开花，又不注意环境治理，形成污水横流，浓烟滚滚，环境污染十分严重。

唐颖又向凌康胜靠了靠说："我给你透露一点本报内部消息，全报社共有二十个中级和副高名额，人事科已经排过队分过类。按资历、业绩和行政职务分成了两类，一类是钢杆类，另一类是蜡烛类。像汪总编、席宏北这些资历深、业绩丰、职务高笃定能评上中级以上的人，被称为钢杆类，这样的人全报社共有十五名。脚里脚外，可评可不评的被称为蜡烛类……"

凌康胜急切地问道："你我属于哪一类？"

唐颖摇摇头说："蜡烛类！"

凌康胜不服地说："怎么你认为我会是蜡烛类？你我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文凭是一等一的，我也从事新闻工作七年多了……"

唐颖反问道："按理说，你我文凭过硬，从事新闻工作的年龄也够格，但你有职务吗？像你我这样的蜡烛类，全报社共有八名，名额却只有五个，八名战将，五个名额。"

蒋明诚回过头来看了一眼唐颖，插言问道："我们普通员工房子怎么分？"

唐颖说："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的猜想，普通员工主要根据工龄了……"

凌康胜说："老蒋在报社工作多年，分个中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蒋明诚说："那也未必，报社加上印刷厂像我这样的员工没有上百名也有几十名，我们报社造了几幢宿舍？还不是两幢，近五十套住房，能不能轮到我也是个未知数。"

凌康胜沉思地说："看来评职称加上分房子，又是一场血与火的混战……"

唐颖说："你说对了，是权术、心术和战术的混战。"

四

南坡毛纺织厂坐落在南坡乡南坡村边缘的一个交通要道上，由原来王氏宗族的祠堂改建而成。王氏是南坡村的大姓，全村两百多户人家半数以上姓王。南坡毛纺

织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王阿之原是生产大队会计，因他头脑灵活，村民们推荐他当了厂长。他先在村民中集资了一部分款，又从银行贷了一些款，从一些大型纺织厂购置了一些替换下来的织机。说是毛纺厂主要还是以纺织绦纶布为主，开始只有十几名职工，后来逐渐扩大，有了四十多台织机，职工也增加到两百多人，现在的厂房和办公楼也是后来扩建的。原来的祠堂还保留着，做了库房。南坡毛纺织厂门口不远处就是那一条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不堪的乡村土路，正对面就是那条污秽混浊、五十多米宽阔的河流。毛纺厂外销的产品或进来的原料，就是通过门口的土路和河道，或车或船来完成的。

建厂初期由于政府大力扶持，发展顺利，生产形势尚好，工人的工资虽然不高，还能按时发放。但从前年开始，产品销路不畅，开始拖欠职工工资。在哄抢事件发生以前，已有一年多没有发工资了。整理车间职工王松友，因家中老父住院需要钱，向王阿之要求补发工资，王阿之说厂里没有钱。已经到期的集资款，厂里许多职工去讨要，王阿之也说没有钱。职工们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消息，说王阿之贪污了公款，企业马上就要破产了，这种具有很强煽动性的消息，一下惹恼了村民和厂里的职工。

这天早上，职工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有的发议论发牢骚，也有的在窃窃私语，已经无心上班。王阿之坐着他的桑塔纳轿车进入厂里，心高气傲地从车里钻出来，又旁若无人地走进办公室。早已等候门口的王松友和几名职工，立即把他堵了个水泄不通。

王松友三十多岁年纪，瘦高个子，长长的脸膛，黑黑的皮肤。老实巴交，胆小怕事，如果不是父亲住院急需用钱，他绝对是不会出头向王阿之讨要工钱的。

王阿之昂首阔步走进办公室时，身后紧跟着一个又瘦又高的中年男子，他是南坡毛纺织厂的主办会计兼厂办公室主任王枢枢，原来是大队仓库保管员，因为踏着尾巴头会动，见毛辨色，对王阿之言听计从，王阿之把他视为心腹。他又是初中毕业生，在农村也算是高学历了，头脑灵活，计谋又多，所以重大问题，王阿之一般都会与他商量，有人讨好他，称他为“小诸葛”。早上，他见厂长办公室门口聚集着许多人，估计一定有事情发生，所以王阿之走进办公室时，他也跟了进来。

王松友哀求说：“王厂长，我爹住院急需要钱，你把去年的工资发给我吧！”

王阿之见这么多职工进了他办公室，围住了他，心里窝火，态度生硬地说：“我早和你说过了，厂里没有钱，你自己想办法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